

## 《草儿》序

白情从横滨来信，嘱我为他新汇成底诗集《草儿》做篇序。我想白情底作品自有他相当的价值，何用我替他铺张？我又回想到从前我们俩在北京大学底时候，谈论新诗底高兴：有时白情念着，我听着；有时我念着，他也听着。这样谈笑的生涯，自然地过去，很迅速地过去。后来我在欧洲，他还在北京；等我回国，他又去了。我们俩一年多没见，我做诗真寂寞极了；念尽念着，写尽写着，总没有谁来分我诗中底情感。白情呢，已创造出许多作品，为诗国开许多新疆土，真是可爱的努力！成功原分不出你和我的：他底欢喜也就是我底欢喜，一样。他很远地来找我做诗序，怕道以为我会做好文章，还是我底话足以加添他诗底声价么？自然都不是。他既让我分他底几分欢喜，我更不好辜负他这番意思。于是我写这篇短序，一则把我近来底意见，质之于一年没见面底白情，二则略尽我介绍《草儿》到读者底一点责任。

若要判断诗底好坏，第一要明白诗底性质，诗人对于一切底态度。从前古典派的诗，早已不消说得，就是新诗底初期，一般人——甚而至于诗人——往往把‘平民的’误会成‘通俗的’这个意义，再好一点，也仅仅把新诗底作用当作一种描摹的（representative）。这也因为几千年因袭的诗思太不着边际了，才引起这种反动。但这种倾向究竟不大正当。我在槟榔屿船上，就说到这点（见《新潮》二卷四号通信），当时虽因为匆忙没说痛快，却是有这个意思。笼统迷离的空气自然是不妙；不过包含隐曲却未尝和这个有同一的意义。一览无余的文字，在散文尚且不可，何况于诗？这种矫枉过正的毛病，一半由于时势，一半也由于对于文学根本观念底解释。

说文学是人生底表现批评，依我盲揣，虽没甚不合，也不全合。说文学是一种表现何尝错了？但文学是否仅仅一种表现，我很难有积极的回答。文学底作用，与其说是描摹的，不如说是反射的（reflexive）。既不纯是主观，也不纯是客观；是把客观的实相，从主观上映射出来。好比照相，虽是外物底影儿，中间却经过了一重镜子。文学上底镜子是一重人性：就是我所说底“人化的自然”。这样说，文学原不仅是表现人生，是在人底个性中间，把物观世界混合而射出来底

产品。

若说文学是一种批评，我更有点怀疑。依我底经验，文人底态度是“非批评的”——做诗如此，一切文学也可以共通。我深信文学只是一种混融，只是一种综合，只是一种不生分别。为甚么呢？若不能身入其中，尽有好的天才，却不会有好天才底文学。真挚和普遍，原非局外旁观者所能消受的。在硬心人底心里，物是物，我是我，好象链子断了一个环似的；只有一个冷冰冰的世界，美和爱底根叶都憔悴尽了，一味地冷笑，还有甚么诗歌文学呢？我重着声音说：好的文学好的诗，都是把作者底自我和一切物观界——自然和人生——同化而成的！合拢来，合拢来，才跳出一个活鲜鲜的文学。他后边所隐着的是整个儿的人性，不是仅有些哲学家科学家分析出来底机械知识。他何能再关心世上对于他自己底态度？白情，你可以为然？我想你或者说：“是的！”这是我为白情底集子，对社会上做一种辨解。

白情做诗底精神，还有一点可以介绍给读者的，就是创造。他明知创造的未必定好，却始终认定这个方法极为正当，很敢冒险放开手做去。若这本集子行世，能使这种精神造成一种风气，那才不失他底意义。做诗只说自己底话，不是鹦哥儿般学嘴学舌；这话平常而

且陈腐，但怕不容易真真做到罢。我看现在底社会，真象一个废染缸，无论那样雪白鲜红的新机，都要把他们染成乌黑，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出社会底力。如果但取形式，忘了形式后边底精神，那么辗转摹仿，社会上就万不会有新东西了。我常常对人说，一切派别主义都是个性自由创造底结果。说句 paradoxical 的话 可以给我们摹仿的，只是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态度。除此以外，既不可；摹仿成了也是糟粕。我们看白情底诗，无论在那一面，都有自我做古不落人后的气息流露在墨里。他底作品，我不说是完全好，或者竟不甚好也未可知；我最佩服的是他敢于用勇往的精神，一洗数千年来诗人底头巾气，脂粉气。他不怕人家说他 too mystic，也不怕人家骂他荒谬可怜，他依然兴高采烈地直直地去。“少陵自有连城璧 争奈微之识砭砭！”我深怕这本集子出世，在社会上专流行一种新时髦，而没有一种新精神灌注在里面，那就冤枉了白情，冤枉了他底诗，冤枉了他印这本集子底意思了。这些话并不是无的放矢。而且在一个流行性的社会里，更不能不勉放我细弱的声音，呼醒这沉寂极了的文艺界底迷梦。

在这一节里，我想和读者商量，在另一方面更容易了解白情底诗；或者还可以应用到读一切的诗。作者

固然深知，读者也极应知道，这个标点符号和诗底语法调子底关系。这些不但是指示，有时还能改变诗底意思和调子。不懂得标点符号的，一定不能读好诗；做诗的呢，更不用说。这些实在是文学构造底本身一个重要部分；在诗里更显出不可忽的权威。一则因为诗底语法，较散文多变化而不整齐；或是数底省约重复，或是位底挪移倒置，有时靠着标点符号现出深密而不笼统的意思；且有文字一律，只是标点符号不同，意思便跟着变化，如抹去旁注的一切，作者原意便无从悬揣。二则音节是诗底一种特性，不为其余纯粹文学所共通；那里重 那里轻 那里连续 那里顿挫 那里截断 那里延长，都靠着标点符号做引路底灯笼。若只知一味平平地读去，或颠倒轻重地读去，明明一首好诗，却要读得不成腔调了。虽然无损作者，岂不可惜了读诗的一个机会么？至于思想上底隔阂，却是没有法子。读者若不和作者底心灵混融相接，虽文字再表现得明画清晰，还不免有不了解的地方。我们打开一部文学的著作，多少总觉得有些艰深神秘的地方，就是因为这个。这可以存而不论 因为也不碍《草儿》底普遍的。

我把这本集子郑重介绍给读者诸君，不在作品底本身价值，是在著者可敬爱的精神态度。我希望读者诸君仅以这个为一种兴奋剂，自己努力去创造！我希

望著者仅把这个当作小小的成就，更向前途努力！我希望我和大家都一条路上，独立地互赶着，不要挨着白情，也莫让他个儿孤零零地在前路！

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，  
俞平伯作于杭州城垣巷。

（原载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2 年  
3 月版《草儿》）

注：原文所署写作时间为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”，这里把年份写错了。因为俞平伯在文中说：“后来我在欧洲，他还在北京；等我回国，他又去了。”按俞平伯是 1920 年年初去英国留学的，文既是回国后作，就不可能是 1919 年。又康白情的《自序》作于 1921 年 10 月 5 日，《自序》中说“春天得平伯寄来的序”，推知俞序当作于 1920 年，而在 1921 年春寄给在美国的康白情。

## 《冬夜》自序

《冬夜》出版了。三年来的诗 除掉几首被删以外，大致都汇在这本小书里。

我所以要印行这本诗集：一则因为诗坛空气太岑寂了 想借《冬夜》在实际上 做‘秋蝉底辩解’；这是我答周作人先生的一篇小文，去年在北京《晨报》上登载。）二则愿意把我三年来在诗田里的收获，公开于民众之前。至于收获的是稻和麦，或者只是些野草，我却不便问了，只敬盼着读者底严正评判罢。

如果是个小小的成功，我不消说是喜悦的；即使是失败，也可以在消极方面留下一些暗示。只要《冬夜》在世间，不引着人们向着老衰的途路，就可以慰安我底心。至于成功与否，成功到了什么程度，这些却非我所介意的事。

关于诗底我见，不便在这篇小序里赘说；现在只把我所经验到的，且真切相信的略叙一点，作为本集底引论。

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：一个是自由，一个是真实。做诗原是件具体的事情，很难用什么抽象概念来说明他。但若不如此，又很不容易有概括的说明，只要不十分拘执着，我想也或无碍的。

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底律令，我不愿受一切主义底拘牵，我不愿去摹仿，或者有意去创造那一诗派。我只愿随随便便的，活活泼泼的，借当代的语言，去表现出自我，在人类中间的我，为爱而活着的我。至于表现出的，是有韵的或无韵的诗，是因袭的或创造的诗，即至于是诗不是诗；这都和我底本意无关，我以为如要顾念到这些问题，就可根本上无意于做诗，且亦无所谓诗了。即使社会上公认是不朽的诗；但依我底愚见，或者竟是谬见，总是“可怜无补费精神”的事情。我们不妨先问一下：“人为什么要做诗？”

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，是连带而生的。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了，惟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。我宁说些老实话，不论是诗与否，而不愿做虚伪的诗；一个只占有诗底形貌，一个却占有了内心啊。什么是诗？本不易有满意的回答。若说非谨守老师、太老师底格律，非装点出夸张炫耀的空气，便不算是诗，那么，我严正声明我做的不是诗，我们做的不是诗，并且愿意将来的人们，都不会，亦不屑去做诗。

诗是为诗而存在的，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；这话我一向怀疑。我们不去讨论、解决怎样做人的问题，反而哓哓争辩怎样做诗的问题，真是再傻不过的事。因为如真要彻底解决怎样做诗，我们就先得明白怎样做人。诗以人生底圆满而始圆满，诗以人生底缺陷而终于缺陷。人生譬之是波浪，诗便是那船儿。诗底心正是人底心，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。“不失其赤子之心”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诗人，不死不朽的诗人。即使他没有诗篇留着，或者竟没有做诗，依然是个无名的诗人；因为他占领了诗人底心。我反对诗人底僭号，什么人间底天使，先知先觉者……；我只承认他是小孩子的成人。

在《冬夜》所有的诗，说起来是很惭愧啊。第一辑里的，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，本没有留稿的价值；只因可以存我最初学做诗底真相，所以过存而不删。第二辑里的，作风似太烦琐而枯燥了，且不免有些晦涩之处。这一辑里长诗最多。三四两辑都是去年做的。三辑底前半尚存二辑底作风；后半似乎稍变化一点，象《凄然》、《小劫》等篇都和二辑所有的不同。四辑从《打铁》起这正当我做《诗底进化的还原论》这个时候，所以有几首诗如《打铁》、《挽歌》、《一勺水啊》、《最后的洪炉》稍有平民的风格但是亦不能纯粹如此这是我最遗憾的！

我虽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（见《诗》第一期），在实际上做诗，还不免沾染贵族的习气；这使我惭愧而不安的。只有一个牵强辩解，或者可以如此说的，就是正因为我太忠实守着自由和真实这两个信念。所以在《冬夜》里这一首和那一首所表现的心灵不免常有矛盾的地方；但我却把他们一齐收了进去。自我不是整个儿的，也不是绝对调和的。有多方面的我，就得有多方面的诗，这是平常而正当的。“在不相识不相妨的路上，自然涌现出香色遍满的花儿底都！”

小小的集子，充满了平庸芜杂的作品，将占据了读者们底可贵的光阴，真是我底罪过了！但我以为我底尝试底失败，在于我根性上底无力，而不专在于诗底不佳。我始终以为这种做诗底态度极为正当。我总想很自由的，把真的我在作品中间充分表现出来。虽说未能如意，但心总常向着这条路上去。这或者可以请求读者们底宽恕，减少我冒昧出版《冬夜》底罪过了。

在付印以前，承他底敦促；在付印之中，帮了我许多的忙，且为《冬夜》做了一篇序。这使我借现在这个机会，谨致最诚挚的感谢于朱佩弦先生。我又承蒙长环君为我抄集原稿至于两次，这也是我应该致谢的。

一九二二，一，二十五，于杭州城头巷。

（原载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2 年 3 月版《冬夜》）

## 《忆》自序

云海底浮沤，风来时散了。云底纤柔，风底流荡，自己是无心的，而在下面的每每代它们惋惜着，这真有点儿傻。但不于此稍留我们的恋恋，更将何所托呢？我们且以此自珍罢，且以此自慰罢。

至于童心原非成人所能体玩的，且非成人所能回溯的。忆中所有的只是薄薄的影罢哩。啊！即使是薄影罢——只要它们在依黯的情怀里，不知怎地历历而可画，我由不得摇动这没奈何的眷念。

而这一本小书便是《忆》。

一九二二年原稿，二八年改稿。

（录自上海开明书店 1928年  
8月版《杂拌儿》）

注：该文原载 1923 年 5 月 15 日《诗》月刊第 2 卷第 2 期，后收入北京朴社 1925 年 12 月版《忆》，1928 年修改后，又编入《杂拌儿》。

## 《红楼梦辨》引论

我从前不但没有研究《红楼梦》底兴趣，十二三岁的时候，第一次当他闲书读，且并不觉得十分好。那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《西游》、《三国》、《荡寇志》之类，《红楼梦》算不得什么的。我还记得，那时有人告诉我姊姊说：“《红楼梦》是不可不读的！”这种“象煞有介事”的空气，使我不禁失笑，觉得说话的人，他为什么这样傻？

直到后来，我在北京，毕业于北大，方才有些微的鉴赏力。一九二〇年，偕孟真在欧行船上，方始剧谈《红楼梦》。熟读《红楼梦》。此书竟做了我们俩海天中的伴侣。孟真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，时有妙论，我遂能深一层了解此书底意义、价值。但虽然如此，却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底兴味。

欧游归来的明年，——一九二一——我返北京。其时胡适之先生正发布他底《红楼梦考证》，我友顾颉刚先生亦努力于《红楼梦》研究；于是研究底意兴方才感

染到我。我在那年四月间给颉刚一信，开始作讨论文字。从四月到七月这个夏季，我们俩底来往信札不断，是兴会最好的时候。颉刚启发我的地方极多，这是不用说的了。这书有一半材料，大半是从那些信稿中采来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我一人做的，是我和颉刚两人合做的。我给颉刚的信，都承他为我保存，使我草这书的时候，可以参看。他又在这书印行以前，且在万忙之际，分出工夫来做了一篇恳切的序。我对于颉刚，似乎不得仅仅说声感谢。因为说了感谢，心中的情感就被文字限制住了，使我感到一种彷徨着的不安。颉刚兄！你许我不说什么吗？我蠢极了，说不出什么来！

至于我大胆刊行这本小书，不羞自己底无力，这一段因缘，颉刚也代我申明了。他说：

既有兴致做，万不可错过机会；因为你现在不做，出国之后恐不易做，至早当在数年以后了。

这种文字，看似专家的考证，其实很可给一班人以历史观念。

有了这篇文字，不独使得看《红楼》的人对于这部书有个新观念，而且对于书中的人也得换一番新感情、新想象，从高鹗的意思，回到曹雪芹的意思（十一 四 七）

但他这些过誉的话，我这小书是担当不起的。我只希望《红楼梦辨》刊行之后，渐渐把读者底眼光移转，使这

书底本来面目得以显露。虽他所谓，从高鹗的意思，回到曹雪芹的意思，我也不能胜任，却很想开辟出一条道路，一条还原的道路。我如能尽这一点小责任，就可以告无罪于作者，且可告无罪于颉刚了。小小的担子，在弱者身上是重的，我恐不免摔一交啊！

这书共分三卷。上卷专论高鹗续书一事，因为如不把百二十回与八十回分清楚，《红楼梦》便无从谈起。中卷专就八十回立论，并述我个人对于八十回以后的揣测，附带讨论《红楼梦》底时与地这两个问题。下卷最主要的，是考证两种高本以外的续书。其余便是些杂论作为附录。

这书匆促中草就，虽经校订，恐仍不免有疏漏矛盾之处，只好在再版时修正了。因原稿底草率，印行时文字殆不免有讹脱，这对于读者尤觉得十分抱歉的。

一九二二,七八平伯记。

（原载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3 年

4 月版《红楼梦辨》）

## 致汪君原放书（代序）

原放先生：

如《冬夜》这样信笔拈来的作品 竟有再版底机缘；这不但令我感到不安宁的愧赧，更似有人语我，这种愧心于你也是僭妄的。且我近来对于编诗底方法，以为不宜有见《西还书后》）故在此地只有“俯首无言”是我底惟一的道路。

况且《冬夜》自行世以来 遭遇读者们底批评 无论他们执怎样的态度，而我总一味地局踖着；因为我本不信，也不料它有被批评底资格。至于辨解，我若不是疯颠了的醉人，又何至于作此无益费精神的事情呢！

作诗不是求人解，亦非求人不解；能解固然可喜，不能解又岂作者所能为力。平民贵族这类形况于我久失却了它们底意义，在此短札中更不想引起令人厌而笑的纠纷。

诗集有序，意欲以祛除误解，却不料误解由此而繁兴。这个本地风光的例子我不想举引它，因至今尚留

给我一种空幻的迷眩。但憧憬里面却暗示出明确的教训，我故愿把原序全删了。现在只请您于再版时为我保留下引这两节文字：

“小小的集子充满了平庸芜杂的作品，将占据读者们可贵的光阴，真是我底罪过了！但我以为这番尝试底失败，由我根性上底薄弱，而不专在于诗底不佳。我始终自信这种做诗底态度极为正当。我总想很自由真实地，把我底经验底反应，借文字充分表现出来。虽说未能如意，但心总常向着这条路上去。这或者可以请求读者们底宽恕，减少我冒昧成书底罪过了。

在付印以前，承他底敦促；在付印之中，帮了我许多的忙且为《冬夜》做了一篇序（虽然不免有些过誉）这使我借现在这个机会，谨致最诚挚的谢意于朱佩弦先生。又蒙环君为我抄集原稿两次，这也是我应当致谢的。”

俞 平 伯

一九二三，一 二十五

（原载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3 年

5月版《冬夜》）

## 跋《灰色马》译本

\*\*\*

一言蔽之，我们要了解书中人佐治的性格，第一个观念就是“矛盾”。他无时无地不在这旋涡的激扰之中。Gourmont 在他底《庐森堡之一夜》里面说：“事事都是矛盾的 我也不愿再讲了。”这和《灰色马》中所谓“接吻罢 不要思想了。”正是同一的意思。为什么不要想，不要讲呢？因为想不出，讲不通底原故。但他们偏要找想不出的去想，找讲不通的去讲。这又是一种新的矛盾了。总之，我们张着眼去窥探包孕着我们的世界一切 看不见谐和 看不见系统 只看见一团一团，一片一片的纠缠着、冲突着的憧憧然的怪东西。我们有求知识底欲念，而且有求知识谐和底欲念，但终于陷入矛盾的泥中；况且，不但包孕着我们的已无谐和底可能，即我们自己也是大怪物中底一个小怪物。我们不但不知道一切而已 即最密接的“自我”所知的亦是最少。这实在不能使我们再忍耐下去！一切是谎犹有可